

中篇小说卷

馬春陽文集



014056532

I217.02
176
V3

中篇小说卷

馬春陽文集



[217.02
176
V3



北航

C1741587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马春阳文集.中篇小说卷 / 马春阳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99-7092-9

I. ①马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2837 号

书 名 马春阳文集.中篇小说卷

著 者 马春阳

责 任 编 辑 王宏波

特 约 编 辑 钱兴奇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9.5

字 数 38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092-9

定 价 360.00 元 (共 9 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马老之美 ——序《马春阳文集·中篇小说卷》

听马老的电话是件有趣的事儿：他的嗓门很脆、语速很快，为了让你听得清楚，会不时重复语句、加强语气……抑扬顿挫。从他的声音中，你就能感受到他的活力。

读马老的信也是件有趣的事儿：他的字很小，蝇头小楷，很是节约纸张，普通的便签，正面、反面、天头、旁注……密密麻麻。从他的笔迹里，你肯定猜不出他的年龄。

初识马老，是在省文联的会上。其时，他担任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。印象中，他是一位很有趣、没有架子、充满活力的领导。不那么像官员，也不那么像作家。那时他才五十多岁吧。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而今天的马老依然很有趣、没有架子、充满活力。

而今天的马老已近九十高龄了。

九十高龄的马老正在选编自己八卷本的《文集》。

马老嘱我这个小辈为他的《中篇小说卷》写个序，我从命了。我将此视为进一步了解他、学习他的机会。

收入本卷中的十个中篇，多数为农村题材，这与马老的经历分不开。他在兴化、邗江等几个县都干过，是干部们、乡亲们津津乐道的“马县长”。从他的作品中，我看到了他的影子，看到了他的性情，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农村，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农民和干部，看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和生产……沧海桑田，许多事已恍若隔世，许多事又近在眼前。

马老的语言很有特色,“喝酒搭啥菜,各有各的爱”、“从小一看,到老一半”、“鱼米之乡,鱼虾紧张”、“万岁龙牌掉下井——不敢劳(捞)驾”等生动形象的民间口语俯拾即是。他对人物的描摹、对故事的构建,都十分注重语言的作用,注重在特定情境中的语言特征。由此,不难看出他生活积累的深厚。曾听多年前拜马老为师的龚德馨先生介绍,马老从文有一大特点,就是腿勤、嘴勤、眼勤、手勤,无论走到哪里,兜里都备着本子和笔,随看随听随记。可以说,正是由于马老长期以来的留心观察、用心积累,才有了他的语言与生活的贴近。

马老的叙事十分注重矛盾冲突,他的小说情节或复杂,或简单,矛盾冲突皆贯穿始终。看得出他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借鉴和传承,也与他了解、熟悉农村和农民直接相关。马老笔下的故事都发生在乡村和城镇,故事中的人物也以农民、农民工、农村干部为主。他心目中的读者,首先也是他们,他懂得他们的喜好、需要和期待。

马老的爱憎极为分明,读他的作品,他的价值观,他的是非观,他的喜怒哀乐你时时都能体会。从《姐妹姻缘船迷传》中痴情刚烈的桂香、《白发青丝好夫妇》中卑鄙势利的贾崇仁、《安居乐业之争》中坦诚正直的郑林青等一个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中,都能感觉到马老真实而强烈的感情投入。他的小说,分明就是他的心灵独白、他的理想赞歌、他的战斗檄文、他的警示箴言。

初读马老的小说时,我曾有过雅之不足、俗之有余的遗憾,感到少了点儿书卷气息或曰文字的美感。再读之后,又有了新的体味。这就是马老,这才是马老。文如其人,马老不是奔驰宝马、西装革履,不是皓首穷经、孤影青灯。马老之美,在于他的性情、他的质朴、他的乡土气息,在于他的山水之间。

堪称马老代表作的《十二道水车》(中国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),是马老在邗江县副县长任上写的,他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进修时曾带去请教,得到了辅导老师蔡其矫先生的充分肯定。蔡先生还特别评点了这部小说的语言之美,称其“给人以美的享受”。

不妨试举几例：

“桂兰听到他的声音，却不知他在哪里。等一阵风吹来，才在麦浪的伏处看见小钢炮的头。”

“晚上骤起的东风，凉爽爽轻飘飘地翻着夜行人的衣襟，戏弄着路上的草屑和沙灰，这正是明天又是天晴的预兆。”

“我走下岗时，吴奶奶的笑声，好像还在我的耳朵里。”

这该是马老的小说之美吧？不见华丽的辞藻，不见宏大的理论，恰如一阵轻风吹来，将他的笑声，留在了我们的耳中……

陈 社

2012年1月14日

陈社，笔名肖放，1952年生，江苏泰州人。历任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《泰州日报》社长、泰州市文联主席。著有散文随笔集《坦然人生》、《不如简单》、《艰难的父爱》，新闻评论集《过犹不及》等。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一级作家、高级记者。

目 录

姐妹姻缘船迷传	(1)
父女双婚事	(32)
白发青丝好夫妇	(64)
昏迷再婚谜	(92)
翁婿同还乡	(139)
月朗和她的娘舅们	(170)
谁是妻子	(220)
十二道水车	(255)
安居乐业之争	(291)
两个三角交叉恋	(332)
民谣变读	(400)

姐妹姻缘船迷传

前言

喝酒搭啥菜，各有各的爱。凡是爱成癖的人，就会入迷，如戏迷、棋迷、球迷之类，还有官迷、财迷、色迷等等。鳊庄党支部书记金如松，却是一个船迷。若问迷得怎样，可到待命起航的钢板拖轮上先看人：他那黑皮脸上，磕额、凹眼、厚嘴唇，带有水乡人的纯朴特征；粗手大脚，更具里下河农民的坚强气质。虽然，二十一年前的六〇年饿死老婆，十三年前又淹死儿子。按理，他该“江湖越老越寒心”了。倒不！这两三年来，他快要成船迷了。

金如松原是本分人，大半世用船种田。如今不同啦！他有个续弦的妻子梅香做军师，承包船队跑运输。

“如松呀，你耳朵发热吗？”庄桥南传来这句话。金如松见是双喜爷爷，便迎着抢先问道：“大伯，有人骂我吗？”这个双喜爷爷是出名的老木匠，身边只有一个叫双喜的孙子。他人耿直，说话斧头敲凿子，叮儿卞地说：“梅香骂你，我也骂你，大家都骂你，你为啥不听我们的话！官官相护，仍让人家挂羊头卖狗肉！”桥上来往的人多，金如松担心双喜爷爷指名道姓地嚷开来，不利于团结，只因“人家”是指的鳊庄最老的干部方元禄呀。打从十岁起，他们打了四十余年的交道，酸、甜、苦、辣，金如松尝够方元禄的滋味。于是，只得假着双喜爷爷劝道：“朱主任说，忘掉过去向前看吧。”“应该，可‘人家’总是跟大伙儿不投棹。”双喜爷爷说方元禄当干部，是一泡鸡屎坏缸酱。“你还蒙在鼓里摸钟吧。他已向上面打了报告，说这条船不能跑运输，要跑也应

归集体经营，不能由梅香他们承包。”

话刚了，忽听一阵咋呼声，从庄里跑出了一趟人马，打前排的是两个老脸色——胡小炮和涂进宝——过去他俩和后台方元禄造反时，队伍都是乱糟糟的，而今天的阵容，像经过训练般，威武雄壮。“咚”的一声，胡小炮跳上钢板船头，把“胡梅香运输队”旗子扯下来，换上“鳊庄农船1号”标记。接着涂进宝他们看家队的人跟着上了船，七手八脚地去拆机器……

双喜爷爷见金如松像是哑巴，急了：“如松，你打算怎么对付？”金如松呢，只是瞪着那双凹眼，默默地看着钢板拖轮发愣：船呀船呀！你真是农家宝啊！且看苏北水乡的大地上，一座座村庄，一框框圩田，一条条圪垛，一片片荒滩，都被河湖港汊包围着，水通陆不联。船，比草原的马，沙漠的骆驼，平原的独轮车还重要：生产和交通全靠着船呢。他开口只“唉”了声：多灾多难的船，哪天才能通行无阻啊！

本 传

孩子们都来看稀奇，见胡家姐妹也在，

方元禄卡着金如松赛船玩

相传鳊庄像只野鸭子：头向东，可吃菱湖草藻；尾朝西，生蛋下荷荡，是不花钱的发财宝地。又说鳊庄是条破船：头向东，嘴吞菱湖浪；艄朝西，屁股刺满荷荡芦根桩，舱舱漏水，注定穷到底。不知哪年，有个姓胡的猎户，坐镇鳊庄，不用枪，把网来的活鳊养成家鸭，生蛋换钱，拉粪壅田，从此发了财，一代一代往下传。

谁知天灾人祸，到了东洋炮弹在鳊庄爆炸时，胡家已不那么富足了。双喜爷爷说他良心不好，运气更坏，专克妻，娶仨死仨。第四个才生两个女儿。姐叫桂香，妹叫梅香。胡家惜似掌上珠。她们自由、任性，想啥干啥，从不受拘束。所不同的是，桂香单纯、文静，喜欢蹲

在屋内做家务事；梅香调皮、泼辣些，倒是爱上了文墨，跟方元禄同私塾念书。

胡家很懂得生财之道，抓粮又抓钱。家里有田半顷，备一条塌头船，由长工金老三使用，周年忙庄稼。金老三老婆死得早，丢下儿子金如松。金如松像是野鸭骨头，晓得桂香、梅香都愿跟他玩，拿磨儿，躲蒙儿，办家家儿。胡家还有一条大商船，雇方小二家包做窑货生意。方家独子方元禄，也许是天才，他从记事起，竟能领会“禄”的价值，还常在金如松面前炫耀自己。金如松不吃那一套。他们像满手砑糠，捏不成团儿来。

事得从头说起：金如松儿时就喜欢玩船，老跟爸闹着要船。金老三被缠，便用芦叶做只小帆船，哄他去河边扬风。这下把胡家姐妹和全庄里孩子都引来了，大家跳呀唱啦：

小帆船，真正好，不用桨来不用篙，扬风扬到庄南桥，个个都夸松子巧。

“我不巧，”金如松腼腆地说，“我爸做的。”桂香指指芦叶船说：“松哥，你爸好。”站在身边的方元禄斜着脖子说：“我爸更好呢。过几天，我玩小火轮给你们看。”后来方小二从江南回来，方元禄举起老鼠大小的小火轮，全庄摆胜，孩子们都来看稀奇。见胡家姐妹也在，方元禄就卡着金如松赛船玩。芦叶船和小火轮一起放入水缸，一面看着方元禄擦火点灯，热气一冒，小火轮开动了。只半圈，芦叶帆船不碰自倒。方元禄得意地问桂香：“谁行？”见桂香脸一红，又取笑说：“开口呀！”好在梅香忍不下这口气，代姐怙方元禄：“你爸有啥好的？不是我家船，哪能买到江南的小火轮！”方元禄看见桂香对金如松一笑，悻悻地嚷道：“你们别瞧不起我！我爸说了，玩小火轮是学乖，日后好当大火轮的船老大。”

金如松听得心酸酸的，他一到家，把芦叶帆船往地上一掼，开口也跟爸爸要小火轮，也要当船老大。真不巧，他爸今儿不小心，叉渣肥擦破一点船底油皮，被胡家臭骂一顿，满肚子苦水直往儿子身上

倒：“小火轮？船老大？嘿！你拿千个鸡蛋跟人家头比，还碎碎糟糟的呢？”抬手就要打他，他没逃，反走近说：“爸，你打吧。”他爸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紧紧搂着他说：“松子，别贪玩。从今往后，学用木船吧。”金如松仰起面，用舌头舔着爸爸脸上的泪水：“爸，没船学咯。”金老三抹抹眼泪：“爸买，哪怕瓢儿大。钱不够，骨头凑。”

一天一天过去了，金如松见爸没买船回来，他就搬桌子下河当船撑，又用澡盆划，撑呀，划呀，学会了，急等船用呢。有天，桂香把托方小二到江南代买的小火轮送来。他接过看了又看，很想点火开着玩。可记起爸爸那段话，忙把小火轮退还给桂香：“我不跟人家学贪玩了。”不久，胡家见金老三体弱多病，便用那塌头船抵算三年工资，把金老三解雇了。只十天功夫，金老三气得发伤力、呕血不止，没钱抓药死去了。

怎样埋葬爸爸的？金如松记得，双喜爷爷像和尚化缘一样，走着说着，万万不能用老三生命换来塌头船打散做棺材，这是留给小松子全部财产啊。就这样东拜西求，这家一棵树，那户一块板，凑合了一口薄皮材，总算了却金老三的丧事。

为报答桂香小时送小火轮之情，

他特地买条花手帕和香胰子给她

成了孤儿的金如松，一连六个年头，没到人家园里摘条瓜挖棵菜，全凭两只手、一条船，下菱湖取鱼，上荷荡拾草，逢年过节做叫化子。与他不同的方元禄，才念完了十年书，还不到二十岁，就想女人了。听说他爸要带他到江南见见世面，他高兴得跳起来。临走前，他特地去问桂香要不要他在江南买点胭脂花粉。桂香不开口，赏他坐冷板凳。他来到桥西码头，见梅香比她姐桂香更漂亮，如花似朵的格外招蜂引蝶。他一面吹着口哨，说些不三不四的调情话，一面向码头板上走去。梅香看出他的鬼心眼儿，装着跟他卖俏，等他走近身边，突然兜满一盆冷水，往他头上猛冲，拔脚就溜，一路笑到家：看你

方元禄认不认识胡家二姑奶奶！正册，那个胡家二姑奶奶，中间一个大雷劈”

里金方元禄碰个软钉子，又磕了硬的！把头发上水抹了抹，没趣地转身往家走。没几步，抬头看到金如松蹲在船上忙个不歇：一会儿摸罾子，一会儿望着芦扉艄棚儿。“如松，又下湖弄鱼？”金如松答道：“打算到江南找个活计做做。”的干半享共，去跟重一口姓《料感》，干面

金方元禄见是机会，心想：如带金如松走，这塌头船系在大商船后面，金如松就做自己的替手，帮爸行船，还多少能收点搭帮钱，眼下交不出，叫金如松打张欠据嘛。他说：“我爸要去宜兴装窑货，邻望邻好，助你一臂之力不好吗？”金如松见方元禄那副模样，也不搭理，他想：天下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当下，他不向双喜爷爷告别，更不让桂香知道，拔起篙子就撑，不过花了半天一夜，也就赶到江边龙岸。从

一日头打上角，按说九月气候还该暖和。可天亮前的西北风，已给人带来了深秋凉意。船到江心的金如松，尽管身上穿件破夹衣，可头上还在冒热气呢。他本想歇歇，紧紧裤带子的，但不知是天上过野鸭子，还是风又刮大了，一阵呼啦啦声，越来越大地敲击他的耳鼓。他掉头一看，嗨！一条白帆大船像长了翅膀斜飞过来。见自己小船有翻沉的危险，他都没惊叫一声，照常闷声闷气，把船头划成东北向，顶着帆船劈开的八字一撇浪。不，取等挑那小寒官去长，胡再，余如被

正在颠簸的塌头船，一下被帆船上的方小二发现了，指着对拿舵的儿子说：“从小一看，到老一半。禄儿，我替你相过命，日后你没得松子有出息。”方元禄只是摇头：“爸，我日后比他低，就在庄上爬三转。”金翻丁翻前前，司“前大”声一四此燕亲谷谷喜双喜枝，对夫四

第二年清明，金如松从江南回来，船仍靠在桥西场南河。他想上岸第一桩事，就是向双喜爷爷报喜，谈今后打算；第二桩，为报答桂香小时候送小火轮之情，他特地买条花手帕和一块香胰子给她。什么时候送去为好？他拿不定主张。他朝庄里走去，在巷口，却被方元禄拦住问：“哪去？”丁翻点水，都思士不韩儿翻从成不，声一四“到”

的“问我吗？”金如松今后打算是，闲时过江挣钱，忙时回乡忙庄稼：

“想请大伯做中，到胡家说个情，租五亩田种种。只要能吃苦，还愁饿死？”方元禄笑笑：“种田不行。田字一道箍，把人划了个十字关在里面，永世不得出头。我倒有个诀窍呢。哎呀如松，听说胡家老儿病了，扬言要招女婿。”他清楚桂香、梅香都不喜欢自己，想借金如松的面子。“怎样？我们一道招去，共享半子的继承权。留桂香姐妹在家管租，我们雇人弄船跑码头。不用几年……”金如松忙打断他的话说：“那倒好，不过我没福气做胡家的半子。”

那逃兵班长见桂香好看，就叫她去撑船当夫子，

好见机下手

从此以后，金如松大江南北奔忙了三载。他的宝贝船的产值：粒米好比糖葫芦，舐着吃；一钱当着铜锣大，零打碎敲地用。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初头，他请来双喜爷爷商量钉新船的事。双喜爷爷劝他：“塌头船还能将就着用。我看，男子无女不成家，女子无男浪淘沙。二十多岁的大小伙，该找个伴了。”金如松红着脸说：“地无半亩，房无一间，除了叫化子姑娘，谁肯嫁给我。”“别说绝。”双喜爷爷说，“世上婚姻有两个例：弯刀对着瓢切菜，破锅对着豁锅盖。门当户对，龟鳖好成亲。再说，过去官家小姐抛彩球，不是照跟穷小子配夫妻？松子，在我眼睛里，庄上就有一个姑娘盯住你。”

这时，桂香提着篮子，一步一步走下桥西码头。她虽生长在水乡，但很白净，家里有钱，但打扮得并不妖艳，使人看了顺眼。她跨上码头板，对着双喜爷爷亲热地叫一声“大伯”后，悄悄瞟了瞟金如松，才低头汰起衣裳来。一会儿，她从衣袋里掏出那条花手帕，用香胰子擦着洗着，一阵阵香气随着东风向桥西飘去。

金如松看了嗅了，暗想：乖乖龙的冬！三年了，花手帕还是新的，香胰子也是整的，她为啥舍不得用呢？

“咚”的一声，不知从哪儿掉下土圪塔，水点溅了桂香一身。她抬头见桥上的方元禄，斜着头，正笑嘻嘻地用眼神在勾她呢。她“啐”的

吐了口唾沫：“白天还闹鬼！”

方元禄没娘吊气地离开了码头。双喜爷爷在塌头船上看到方元禄碰壁的场面，连夸桂香正派。金如松心里明白，就是说不出口，只好回到正题：“大伯，庄户人家，还是先忙船应用。”双喜爷爷边敲着船面梁边说：“也好。为节省钱，就来个旧底新帮吧。”金如松赞成：既有爸的骨肉，又有他自己的血汗，合成一条船，用起来就更贴心。

只花个把月，连钉带油，旧底加帮的新船竣工了。这天，金如松满面喜气，为船挂红布，贴福字，还准备了鞭炮，只等掌作的双喜爷爷一到，就抬船下水祝贺。哪晓得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班的蒋记逃兵来封船抓夫。金如松不让推船，那个班长举起刺刀就要捣船。“船是命，命是船。”他边夺枪边叫，“快来人救命呀！”

双喜爷爷一怔：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更何况泥腿子。正为难时，桂香像楔子打进那班长与金如松之间说：“老总要船要人，我家有，跟我去……”那逃兵班长见桂香好看，就叫她撑船当夫子，好见机下手。她为了暗保金如松，向双喜爷爷使了个眼色。双喜爷爷会意地领人抬船下水。

真是无巧不巧。金如松、桂香和双喜爷爷行船到朱港，不知为啥，这班兵们像老鼠见猫一样，战栗栗地举起枪来。喔！原来他们早被土地庙前的一个大胡子兵手上的短枪吓坏了。金如松高兴地跳上岸边问：“你是新四军？”大胡子一面叫战士们把那班蒋记逃兵押走，一面答金如松的话：“对，也叫解放军。”金如松看看新船，除一些泥脚印外，没有刀痕，没有枪眼。他感激地对大胡子兵说：“你是我的大恩人。今后有啥事，带个信，我准定赶来应卯。”大胡子兵再看看桂香、金如松和双喜爷爷说：“你们这一家人，快回去忙春耕吧。”一家人！双喜爷爷和桂香都笑了起来，笑得金如松那副黑皮脸红得不能再红了。

过了没几天，金如松大清早去取鱼上船，忽听锣声响，便知有差事。他瞪着凹眼，从船头看到中舱，由船底瞧到船帮，舍不得每块板，

每根钉，每束麻丝，每抹石灰，每滴桐油。他想起大胡子兵解放军时，拍拍磕额，咬咬厚唇，篙子一丢，上岸去了。

金如松朝庄里走去，不知是神差还是鬼使，在胡家老儿大门外碰上了桂香。桂香说：“这手帕是你送给我的，里面包的熟鸡蛋，你带在路上吃，回头把手帕还我，我盼着。”金如松只是咬了咬厚唇，汪在凹眼里的泪水就要流下来。他边接鸡蛋边叮嘱：“……万一我短命，请转告大伯，就把我父子苦来的船改打成棺材吧。”

县支前总队部就驻在江边龙岸。金如松跟全区后勤船队来到这里，正巧碰上大胡子兵。大胡子兵抓抓兜腮胡子，爽直地作了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左何，是侦察连长，大家就叫我老左吧。”当他发现了金如松，高声大叫道：“好家伙！你真来应卯了！”百里挑一，他就领了金如松的船，过江侦察。第三天，完成任务后，下晚就往江北赶。可万万料不到，一艘国民党巡逻舰向他们开来。“快划！”左何的话被枪声打断，三发子弹射来，一发落水，一发穿通船头撩板，一发击中左何的左腿。金如松慌忙掏出桂香给他包鸡蛋的手帕，边替左何包扎边叫道：“连长！你腿上血……”“别管！快划！”“你得下舱，连长。”金如松拿起船绳，腰间一束，往江里跳去，两手划着，两脚蹬着，像田鸡游水似的，游呀游呀，好不容易把船拖到北岸。待他爬上船一看，左何已斜倒在船头上。

左何被送进野战医院。金如松从医院出来，流着眼泪回到河边，一看，他的船，不仅修得不见弹痕，而且在船头撩板雕刻了三个字：“光荣船”。

恋恋不舍地又离开了他的船，二次唱“黄腔”，

真伤透了姑娘的心

就在金如松支前回来这天晚上，庄南桥西场河口码头，上有月儿星儿照着，下有那“光荣船”艄棚里的灯儿烛儿亮着。满棚的小伙子在围着他谈天说地，使躲在岸上的桂香，恨不得也变个男的，跟大家

坐一起。她巴望着他的朋友早早离去,让她以要手帕为名,好甜甜蜜蜜地偎在他的身旁,谈个心里话儿。可她从黄昏等到月儿偏西,快半夜了,还不见一个人上岸。直到鸡叫三遍,他的朋友才一个一个各自回家。

她蹑手蹑脚向河边走去,真想一步跨上船。那不行,重脚震动了船,他不管是谁,会跟你拼命的。于是,她像麻雀儿落地,站在棚外,脱掉一只鞋,刚把光脚伸进舱,却被两只手紧紧抓住,同时惊叫:“哪个?”她没吭声,正打算脱另只鞋,只觉那双手好像已用尺量过她的脚似的,一面颤抖着松开,一面恳求道:“不能,你走吧。”

桂香露在外头这么长时间,等得脚麻,眼花,身子冷,好不容易盼到这个好辰光,实指望进棚暖和暖和的,可他竟这样对待她。究竟有啥怕的?她是狐狸精吗?她只得老着脸皮问他:“松哥,你喜欢不喜欢我?”

对于桂香这痴情的姑娘,金如松并不是木头人儿。可想起爸爸来,想起穷人来,他只得干脆地回道:“我们是两种人,坐不到一条凳子上。”

“不!你不能这样看我。”桂香告诉他:近来,方元禄一直缠着她们姐妹俩,总想从中挑一个。其实,她已看穿了方元禄的心,既想她俩做老婆,更想继承胡家的财产。“松哥,可我对你……你如喜欢我,我带十亩田和一条大商船作陪嫁。”“我……”金如松本想摸出手帕还给桂香,一想,临离开医院时,没好意思查问手帕的下落。金如松“我”了半天,最后只说我实在不愿发这不义之财。

桂香看出金如松的意思,忙说:“成家后,我发誓跟你苦。忙时种田,闲时做生意,不愁买不起大火轮船。真的,松哥,你说话呀!”只见他啥话也没有,快天亮了,怕起早下河淘米的人看见说闲话。桂香只得低叫声“松哥”走了。她不仅不生他的气,相反更爱他,多么笃实呀!

第二天,民运同志开大会,由于“光荣船”的功劳,村民都选金如

松当村长，他不干；方元禄早似蒲包里的钉子想出头，加上乡长宋大杰卖个情，“船老大”便成了村老大了。

你当你的村长，我种我的田。金如松想起大胡子兵的话，就打算抓早稻开镰前的闲暇，撑船去五条圪开荒。他手挥大锹挖呀，挖呀，从不回村。可他哪里知道，急煞桂香姑娘了。

这夜，桂香瞒着家里人，弄些吃的用的东西，包包扎扎带上船。她顾不得五条圪是乱坟场，阴雨夜晚还亮鬼火。她想：只要金如松在，啥也不怕。当她最后找到“光荣船”时，高兴地舒了口气：马上可靠到他了。她把船儿停在一边，悄悄地爬上金如松的船。刚定了定神，就传来呼呼的鼾声和蚊虫的嗡嗡声，使她心儿猛跳起来：他太困了！可怜的人啊！她不声不响地钻进艄棚，见没惊醒他，抿起嘴，屏住气，然后把裤脚捞到大腿根，袖口卷到肩拐，还把小褂子捋到胸部下，再躺在他的身边，默默地呼唤着：“小东西！我松哥身上血少，血苦，快来吮我身上甜的吧。”

突然，金如松向左侧翻身，左臂同时搁到意想不到的绵软的肉体上，“啊”了一声，触电似的缩回来。这时，他已发觉是女人跟他同睡，朦朦胧胧地惊问一声：“哪个？”

“除了我，还能有谁。”桂香一边难过地伸手去摸金如松被蚊虫叮咬的胳膊，一边诉说自己那次被他推走后，她总是睡觉不甜，吃饭欠香，做事无力，走路碰墙，常抱着梅香腿子当着他胳膊按抚。她还说，如果想他的话闷在心里不说，她有可能要害场什么病。最后，她抖着喉咙哀求：“松哥，你再不能像上次那样对待我了。”

金如松听说过，大姑娘想男人不得到手，就会“单相思”，轻则发疯，重则送命。呵呵，他哪能让她走这条路？于是抢过话头，叫她松开他的胳膊，快穿起衣裳，坐到一边，离他三尺远再说话。

桂香高兴地“咯咯”地笑了。她坐起来，反向他挪近了一点，拍拍肩头拍拍腿说：“你摸摸，谁脱衣裤啦？”金如松移坐到另一头，说：“木匠大伯早说你是胡家的变种，我相信，你对我好，我也不疑。只是眼